

金鄉縣志卷十三

藝文上

語曰非文不足以傳遠有紀事之文有垂教之文文不同其傳一也夫言而世為天下法則經史尚矣至於忠義所敷陳博雅所撰著有關本邑得失之林者譬若雲霞麗天芝蘭生地竒芬異采無時不在人心目間孰得而掩之乎志藝文

諫昌邑王書

漢張敞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諫昌邑王書一

漢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魯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於不伐甘棠甘棠之詩

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墨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數以稟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櫪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

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於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言愚戇願大王察之

諫昌邑王書二

王吉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

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
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
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
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
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
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
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
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樂志論

漢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
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
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羔豚以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
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
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
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
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借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魯為我之尊長矣或魯與我為等儕矣或魯臣虜我矣或魯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四

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

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
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
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
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
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
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
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
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
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

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
無數焉而潔清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
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
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
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
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
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斂而不可飲睇眄則人從
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
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

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東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

昌言論二

仲長統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慾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淫昏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七

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上下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干室名邑之

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侷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網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

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減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嘗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詳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

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
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
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
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
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
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
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
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
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
蓋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

本業敦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
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
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
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
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
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
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
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

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
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
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
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
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與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
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
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
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
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
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

跖主征稅國家昏亂更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
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
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
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
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
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
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
捐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
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
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

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

之役恣奢侈之欲廣受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民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定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

取後必為姦也

昌言論三

仲長統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三

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及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修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

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嘗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

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執故其責任萬世嘗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翰

權貴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范張祠堂記

明喬縉

成化壬寅春王正月充之金鄉范張祠堂成先是縉以司空郎使東藩復起過金鄉其令盛君克修與交由齟齬且經同業薦同書今又喜同官因語及范式實生是邑湮沒者久盍立祠以表微克修忻然從之相其地勢清曠風氣爽塏因鳩工掄材陶甃冶鍛構堂數楹繚以周垣豎以石楔蔭以樹植啟以高閤像范張於中堂俾觀之者感發興起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古

步武效尤而郁蘭蒞叶膠漆志墳箎也按范式幼業太學與汝南張邵友善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至日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三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也對曰巨卿信士必不違母曰若然當為女醞酒至日巨卿果至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巨卿式字也後式仕為功曹元伯疾篤同郡鄧君章殷子徵晨夜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

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端冕垂纓屣屣而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當以其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遂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至而葬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山陽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淚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去噫古之交游篤至若此末世澆訛狙詐颺起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五

險如谿谷變如蜃幻競羽毛之輕趨刀錐之末賣友而交勢比利合克修之舉蓋所以矯其俗而勵士風况其先君子家豫之汝潰自師儒歷侍史至憲副而庭訓家學漸洽彞叙今以進士來試理人躬文教篤倫理務在化民而又興是以敦民風後之登是堂仰是像者尚其激昂於是乎記

邑侯盛公創修學宮記

明吳寬

孔子生於魯仕於魯而設教於魯故一時弟子所從游者雖至自四方而魯人為多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人才之難得者也其人則聚於孔氏

而司馬遷叙其徒亦謂身通六藝者七十人皆異能之士何其盛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所謂君子者其出於七十人之儔乎當是時人各以其所得轉相傳授雖去之百年莫非其徒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自孟子來又二千年雖偏州下邑所在學者紆修袂曳方履閭閻秩秩考其所自來必自魯孔氏然學者之事甚博索居孤陋而能通者必由講而明由教而入學校所由設而為親師取友之地舍是雖魯人亦難為賢也今之兗州府故魯地府之西南百八十

里曰金鄉故有學傍岱嶽祠金大定間始遷於縣治之東既壞國朝洪武元年重修復壞而修則正統十一年也比歲水溢為患而學益壞諸生莫安其居業廢不講學官至僦居於外而教亦弛盛君名德汝人也以進士來知縣事敏而有為克舉其職謂學興養士尤不可緩則白其事於府從之初市民舍之求售者改作以居學官屬時小康乃益計度材用為陶匠之需以成化十六年八月一日興工因人在官者役之更擇良吏董其役而躬為之指授以建以修物不廢而民不勞明年四月十

日而功運完凡堂至齋舍殿廡門墻以及倉庫庖
厨其制一新至所謂焚書臺講文亭射圃亭之類
廢輒修治不遺餘力蓋自有學以來莫有盛於斯
者於是教諭古吾金君銑等書其事屬予為記夫
魯之學見於詩人之所詠歌如泮水之篇是已金
鄉去此不遠而今之縣令有民人社稷之寄與古
諸侯畧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盛君其有之
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之游於斯者其尚無
負賢令之意而不失為魯之人哉

王烈婦墓碑

明辛吉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七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七日邑少年王尚仁死越四
日其妻高氏為尚仁死焉辛子聞而嘆曰嗟哉高
氏而乃至此也既為詩二章以表之會今年上巳
縣衣冠李君數十人伐山為碑屬余記其事夫烈
婦有碑風教存焉而高氏又余母黨女也遂不獲
以不文辭碑曰高氏歲貢生高克已之女生而聰
慧質性閑雅七歲知孝讓每聞父母之訓即唯唯
焉守而弗失凡族親見者甚異之比十五適王尚
仁克慎婦道載纂女紅孝舅姑宜夫婦鄉曲俱稱
曰賢無何祖姑洪氏卒舅氏王君鎰又相繼卒其

夫尚仁鬱鬱抱憂積而成疾高氏日供湯藥寢食俱廢且焚香祝天願減已年以贖之至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內尚仁疾益篤高氏父克已往問之尚仁泣而謂曰吾之疾日甚不可醫也已吾視翁之女當必以死殉我可謹防之至初七日晚尚仁氣絕高氏昏而復覺哭之盡哀次日向夫柩前再拜而誓曰君生無子吾當從君於地下耳家人知之晝夜防甚密其姑李氏亦涕泣以勸高氏跪而答曰若有子我何自愚如此也其姑無以應但飲泣而已越十一日度不獲自縊廼舉止言笑舒緩如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六

故家人防頗懈至四鼓時因家人寢熟廼潛入房中自經姑李氏覺而尋之已無救矣死之日年甫十九歲尚仁二十二歲夫婦僅四年而已於戲死生之際亦大矣高氏以少艾之年事君子之日又甚淺夫未亡而信其死之決父母宗族卒不能止焉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高氏得非其人哉高氏父克已持身飭行溫恭有則鄉評甚與焉則高氏之在家庭習與性成所為豫培其正節者蓋有自云

縣令宗公生祠記

明李 隲

美哉此縣令宗公之生祠也煥乎堂宇儼然像貌其如石相之祠樂公之社矣乎以是知我公得民之深也公諱周字維翰別號履菴為維揚興化之世族以鄉薦令金鄉甫至河決大患乃築堤防集舟楫以保無虞既而招逋亡恤斃獨辟蕪田興學校推誠布公拊斯民如赤子不事刑罰而禮讓之風裕如也視篆四載莫犯秋毫令名偉蹟為諸邑循良之冠乃今遷四川叙州通判行之日攀號而願留者以千計於是鄉民蘇漢等謀建生祠於名宦舊祠之右肖其像而拜之曰公在是也吾民其

有所依乎夫公之盛德深澤為民所依者多矣而何恃乎祠與像耶亦以不能忘於心故常欲存於目存於目益不能忘於心也夫為政者驅民之力也易得民之心也難得其心於仕之時也易得其心於去之後也難秦漢以來守令之賢者代不乏人而建祠立碑者無幾焉今此祠貌聿新也非深於得民者孰能與於斯故紀其事而為之歌曰吾民寒兮維公衣之吾民饑兮維公食之吾民之昏墊兮維公與濟之吾民逸居無教兮維公匡直而輔翼之公且往矣誰其嗣之瞻祠像之孔赫與吾

身而親炙之

學田記

明任奎

金鄉學舊無田有之自敬齋先生始先生姓楊名守道字希中廣東海陽人敬齋其號也嘉靖辛丑歲以俊士司海門訓越六年遷典金鄉教見學制荒圯諸生貧乏慨然有興作意乃曰余在海門頗有建置爾金鄉有學田矣乎諸生曰未也先生喟然嘆曰盛世有遺典矣吾其買田一方為諸生立經久之規且以補王制之不足而宣禮教之未廣者諸生熙然曰先生有餘貲乎曰吾好義而不計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利者也諸生曰士聞諸仲尼曰君子義以為尚孟軻氏曰亦有仁義而已矣迄今千五百年未聞此論而今復聞之誠聖賢之教也先生遂捐其所有置為學田三頃六十畝乃於田之所獲者皆藏之於學施之於諸生於是開學有宴齋號有增亭臺有建婚喪有助困急有恤貧乏有調古禮漸復而國制亦少補矣居無幾天不憇遺先生不祿士民失望而被其德澤不忍忘也相與伐石以志之余曰記田者非以利示人也記其義也曰何義也曰記先生不私己之義也記其惠諸生之義也記其

澤後世之義也金鄉諸生將來有事於四方行其道於天下後世者皆先生之義也可弗記乎若夫徒竊其利而忘夫義趨其末而忘其本開爭鬪之門起劫奪之教釀侵漁之禍積得失之怨者皆先生之賊也因併及之仍附其名於名宦祠以識先生之義云爾

唐烈婦碑文

明胡汝桂

烈婦唐氏邑人唐恩善女庠生王思賓妻也王生疾唐氏禱於神祇願以身代隆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王生卒唐氏以衣質錢為具棺殮輒不飲食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其母知其意謹防之不得即死至十二月十八日給母曰年節近母可暫歸視吾父母信之歸移時來則唐氏已縊死極傍矣邑人哀而竒之縣令學官鄉士大夫監生生員輩皆為文以祭仍頌其事於詩者文者句聯者余悼風化之久湮羨彞倫之有在效邯鄲淳辭紀實以詔來世其辭曰天道裂日月缺地道裂江河決人道裂節義滅天樞地維統繫人極彞倫罔忒乾坤寧謐三才肩任丈夫是宜窈窕淑女渺渺其身巍巍吾道獨寄斯人自古有死無信不立聖言如符女心如飴歷觀徃史咏

彼栢舟哀姜哭市杞崩城隅尅面務耳引鏡用刀
坐臺侍水抱樹而燒伊惟烈婦德茂等倫皎皎日
月浩浩乾坤連理比目景星慶雲化為祥風驅掃
氣氛俛彼鬚眉甘心馮道禽獸同歸豈特蹠盜南
朝節義侍郎一人我朝靖難半為良臣痛彼綱常
揮淚沾襟生賤死貴誰知道聞欲為丈夫來視茲
文有不發奮是無良心

重修鄉賢祠記

胡汝桂

夏君簿萊陽最賢晉丞金鄉其政尚實不近名故
上譽不甚赫赫而民情甚洽又雅重禮教捐俸修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學門並齋舍數間暨覲鄉賢祠壞又捐俸新之飾
其棟宇覆以重簷百堵咸飭庭階翼翼風雨攸除
神俱妥只屹立崇岡遠映清波祀典永休赫其有
儀李大夫郭大夫義其事爰命伐石用鐫厥美以
詔來者屬予為記按祀典凡有功于鄉者則祀之
出而建業處而惇俗均可表式一方崇之示勸故
國典重之然予於斯舉尤有深長之思焉昔者我
魯大崇禮教號稱多賢故孔子稱子賤君子而歸
於魯之多君子蓋美其取鄉賢以自益於子游為
武城宰而首以得人為問蓋冀其取鄉賢以輔政

而孟子亦惓惓教人及一鄉善士以及一國天下古之人則鄉賢自孔孟重之矣豈特國典哉然今實不然為政者率裒然自大賢智矜人而渺無澹臺之求其後學士子亦驕傲成習不以君子自期而尚友乎賢聖之域則禮教之風久湮而多賢之地返寥寥矣余竊憂之然則是舉也使善於政者觀之寧不惘然自失虛心崇德而動子游之思者乎使志於學者觀之亦寧不毅然自奮仰法前哲以取善於一鄉而進於一國天下古之人以副孔孟之所夙望者乎則吾於夏君斯舉益不可以無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記矣鄉賢舊祀六人寓祀一人新祀二人共九人姓氏備祠中不書夏君名臣北直隸威縣人李大

進士題名記

明李燧

洪惟我明建官任人惟進士之途為盛故三試有錄題名有碑凡以崇儒重文榮其進而責其成耳不惟國學為然雖外而郡邑學宮亦各立石題名以記一方之盛甚鉅典也我金鄉為古有緡氏之國梗豐沛而襲鄒魯控鳧山而濱濟流間氣清淑

鍾為賢哲人物科第後先相望濟濟彬彬代不乏
人前署縣事江右武寧方公伯輝知縣事河南汝
州盛公德相繼立石題名以垂示久遠奈歲久剥
落且嗣者未登似無以顯白時流而激昂後進也
迨隆慶甲戌商丘知江楊公捧璽書來知茲邑公
發身進士才大識明於凡為邑之事擇其緩急次
第行之首以興起學校作成人材為務於是僚屬
承其德意爭先趨向莫敢後期二尹懷慶王君三
益典史舒城朱君文林邑博濰縣陳君光祚南宮
閻君汝哲邳縣劉君孟冬英山蕭君尚孚極力殫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四

慮嘗集諸生試其學業優劣用力勤惰乃復視其
學宮堂廡齋舍倉庫門屋卑隘者大其規模朽腐
者新其梁棟而弦誦之聲洋洋振起又謂進士題
名記歲久剝蝕且碑石低薄不足以壯觀瞻而勸
後學廼捐俸市砥豎之學宮重鐫國初至今進士
姓名於上請予為文以記其事夫進士之名肇自
成周而盛於唐宋成周之時司徒論選士之秀升
之司馬曰進士其論秀之法今不可考唐取進士
則以詞章命題而取其詞之工麗者宋取士因於
唐而益以經義論策我朝則罷詞賦而增試經義

四書義表判然此皆試人平昔之所學所知而已
至於力行之功心術之微則不可知也故皇甫鏗
丁謂之徒亦得出於其間而君子羞與之齒昔人
謂進士之科未足以盡得人而豪傑則由此而出
此名言也然則今日題名之記豈直宣揚寵休以
壯觀瞻已耶嘗讀史見表志列傳備載諸臣之賢
否故實輒俛焉有省於中茲記所載雖止科第姓
名然忠邪淑慝之辯某如此某如彼固有炳哲耳
目不容掩庇者矣是故稽名實議賢否觀盛衰之
運昭鑒戒之端皆於此焉係之凡我縉先後諸君
子其已往者雖遠莫追其已名者勉而思符其未
名者奮而思登庶往者幽光之不昧存者芳譽之
不磨方來者斗山之可仰斯有光於科目無忝於
貞砥而楊公之初心不負矣蓋相與勗諸故為之
記

重修縣署創開新街記

明郭東藩

金鄉自邃古為緡國嗣後或為郡為邑歷世綿邈
北連崇嶽南俯大河西走秦晉東距齊燕稱隩區
焉如漢張敞宋石曼卿非前史所述列良二千石
與文雅令耶雖品格不同均之建節分符於此而

監績顯名彰彰尤著者今之縣署即先哲臨蒞之地故其內外規制弘深廣擴喬木翦翳乃建置聿久寢以敝壞如正廳為視事之所土甃傍圯惴惴恐墜後距長令居屋纔逾跬步北僅尋丈即邇層城面背淺狹飭防遠嫌胥無賴焉環治所左右頽垣之外鞠為曠野堦嶮錯絡棘茨蒿目且近切園墻設卒遇肘腋之倣狐伏鼠竄何以為備營庫委於慢藏案牘殘於露浥丞尉寢處鼠壤其風雨所凌啣公私無完壁矣維時邑侯知江楊公下車省視顧丞尉蹙然嘆曰遊心廣居措躬安宅君子所

履以策名應世者也乃其所居如是忍置身巖墻下乎盍亟圖之舊令凡工興織介一責於民而復假以苛罰匠役計日社甲傳食即社甲又甘心箕歛計匠一食則數口之家不再食公家一室成則民間百室敗每聞營治胥賄賄焉侯固夙惡此弊諸凡供億輒自取辯矣於此尤注意焉誓不以一木侵民財不以一力妨民力畫長算議方畧乃取治所四面廢地規為四巷削藁蕪夷坎埴悉以與民之無居者量取其直以為營建之需爭先雲集比屋星列向絕人跡走狸狺者今皆結綺肆通方

軌矣遂度工治材涓吉從事以某年月日先正廳
次退廳次幕廳以及帑藏記室曹吏次舍薨薨翼翼
翼然後即正東舊署削舊更新侯攸宇焉次丞署
次尉署而尉署更置於西南隅從地便也外則崇
坊對峙長廡當衢若旌善申明之亭靡不完美以
某年月日百堵告成矣丞尉僉謀於侯曰當勒貞
石以紀始末侯遜不遑而以諭之邑大夫藩從諸
大夫之後登斯堂也改觀易視庸可無言乎夫苟
便身圖承偏襲陋而恬不芥蒂者此莊生所稱需
需之便疎鬣安曲隈者流耳謂之庸士巧獵聲稱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以營繕易以媒謗一切廢閣以避嫌怨此爰旌目
却狐父之饋狗名亡實謂之曲士計日望代蓮廬
視之靳勞費於已而不欲遺人以逸以利此孟孫
陽之所自為計肝膽而秦越也謂之猾士三者皆
有逢之心也而敝壞因循至此極矣承此敝壞之
極起舊為新約已裕用乃應給紛紛輸作墮墮而
馨鼓攸閑里巷不知侯之心良苦矣故曰善行無
轍迹善計不用籌策繼侯之後者章程具在設有
與作亦必不以關之民縱稍涉科擾民且引侯之
故事嗷嗷有說侯之嘉惠金鄉者詎有涯涘耶侯

諱楫為甲戌進士商丘世族也故為之記

新建漢范張祠記

明郭東藩

金鄉縣故有范張祠在春城堙者乃即浮圖氏之舊宇撤去佛像以二君處其中故其地尚有關侯廟在焉前此相傳雞黍村有遺址蓋未嘗躬拜其祠下郡志載范君墓在嘉祥南二十五里大鼎山前蒼莽蒿目今皆不可考矣金鄉既以雞黍名其村又以名其社流風薰被歷千萬載如一日也若范曄氏稱列獨行之紀述范君事尤諄諄祈嚮焉顧其鄉祠湮沒使好古君子無從謁禮後學士人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靡所瞻依予每私竊慨嘆焉然春城堙不列通衢前祠未入祀典宜其一廢而無復興之者夫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皆有裨世教義得食報於鄉若二君之精誠義氣注結流通若有鬼神以通其機實非賢智可方其軌然正氣在兩間即化育流行物與無妄第染偽習偷始肝膽而燕秦也惟倜儻瑰瑋之士真淳精一不失故吾故其軼行踔絕異地皆然以事君則為抗節殺身之忠以事親則為投魚搯臂之孝以兄弟則為灑血刻印之誠以夫婦則為斷腕把袂之節其視二君之雞

忝為歡冕纓見夢及撫棺一痛即恬然就窆均之
能脫形骸齊死生動天地若共條貫而合符節者
五倫有二理乎如二君即所謂太上之立德者非
耶當之食報宜矣專祠之建詎可已乎予謀於東
關廂適中之所度其四達而爽塏者畫地一區諭
諸二三同志乃邑庠生吳守智胡汝槐郭東井郭
金城省祭張漢臣承差郭戟各捐資儲材協力鳩
工以戊寅年二月上浣之吉先建正廳表以崇門
週以長垣漸次修治務底成績先是大中丞汝南
汝泉趙公奉揚今上休命憑軾周覽痛抑靡文所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有撫釐事宜悉皆面諭條舉夙蠹一清視故事身
居坐鎮文移遙制者奚啻逕庭耶乃道經所謂雞
黍村者訪問遺墟懷古興思遂援筆為建祠之檄
比檄下會祠工業有成緒矣縣具由以報即以祀
典議上公為可其議春秋隨二丁之後仍著為令
又量發公儲助之邑侯商丘知江楊公乃委任責
成時時省視功遂告竣是祠之興予雖仰企芳烈
激中有素成此夙志向非有大中丞之命與我邑
侯之加意恐噓噓焉信疑相半矣烏能輒次功效
抑道義之軌靈貺有感召者歟予又聞鄭之圃澤

多賢東里多才其風所趨異也故聞鞀鼓之聲者
奮鷹揚之志聆清廟之奏者想韶護之音觀視之
足以移人猶負陽舉足而求景與迹也今二君之
祠既成儀型昭矣又恐拜祠下者不能睹記其行
事并錄獨行傳勒之廳壁以便覽觀此後當必有
翫然興起者詎曰供讌遊資具瞻云乎哉予姑識
其始末列其姓氏用告後人俾率由無替若大中
丞之景賢厚俗我邑侯之舉廢崇德顧侯大君子
載筆紀之使觀風者有所採錄云

邑侯楊公修城記

明胡汝桂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皇帝濬哲勵精治理凡百臣工罔不夙夜敬事祇
承休績於時都御史趙公始視事即按部所屬明
覈吏治既覩彗星垂變永圖欽若乃進郡吏計曰
汝宜各撫流移飭保甲修治城隍以戒不虞其母
忽時楊侯惠綏我緡既殫厥心爰遵公命信而後
勞僉謀諸父老父老曰永利也敢不趨役於是計
戶定役計役定工百堵咸興欣欣子來其士大夫
各願助役以為工勸迺以舊城卑薄增闊二丈七
尺高二丈三尺又計地輸柴燒磚一百餘萬爰新
東西門樓樓增高六尺易城上女牆以磚修磚堞

二千一百八十三箇增敵鋪十五座重以甕門臨以深塹巍然煥然屹為雄鎮其工始於萬曆六年二月訖於萬曆七年七月也胡子曰厥功底成其由人和哉匪楊侯惠政其曷致之矣廼趙公以是月視河再歷是邑登斯城也北瞻岱嶽南望河流東入魯徐西走梁宋桑麻在野閭閻在下威壯勢崇載豁心目於是趙公喜其士民從觀者亦俱喜頌曰維城維寧其惠永存豈弟君子保障我緡侯之功哉侯曰不然巍巍公德岱高海涵丕基洪謨於斯萬年其趙公之功哉公曰不然明明天子治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圖永休以靖以恭百僚師師其天子之功哉胡子樂觀其事於是為記趙公名賢汝陽人楊侯名楫商丘人

包城記

郭東藩

楊侯既新東西城樓值璽書召復以餘磚包城一百三十八丈且曰使後人繼此畢其餘工萬世利也杜侯繼則包二百八十七丈三尺以才調煩去李侯繼則包五百五十六丈七尺工始於萬曆八年訖於十一年城上馬可馳車可並軌女牆敵樓森然壯麗蓋魯邑雄鎮云先是城既半值秋潦

艱磚少又工已逾年民有勞色侯進父老諭曰我
緡入心三度夫氏房心當木位氣候熙明無事武
備之時而有騎官車騎天福積卒之設蓋安不忘
危天道垂象至明且魯宋梁魏之交南北坦途自
古多為戰場昔周亞夫破七國據兵昌邑斷絕糧
道即此地也矧今邇運道又為要害汝父老不記
昔流賊事乎往者殘掠郡縣高公魁唐公鵬增修
我緡城賊不敢犯今追思崇祀之夫磚城為緡計
也汝父老其圖之於是父老咸喜率民子來我徒
我御我車我牛不日而磚城成侯舉觴城上邀緡
紳大夫觀之色喜庶民吏役從觀無不喜余乃為
之歌曰維岱巍巍維河潺潺維我三侯保障我緡
於萬斯年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金鄉縣范張祠記

明 彭鯤化

金鄉說者謂秦時金山鑽石有金又漢魯恭亦於
山南得金遂以名邑乃汝南北二十里亦有金鄉
豈亦山石出金者耶蓋取范張二賢金石交情之
義地固以人重耳雞黍之會原在汝南張元伯家
而金鄉西南三十里亦有雞黍城東緡之有雞黍
即汝南之有金鄉也二人同心安有異地金鄉得

名固在此不在彼矣往汝南金鄉有二賢祠俗言
為二郎祠古曹劉靜臺夫子展謁改正始定流俗
之訛未幾郡司李肖峩程夫子止宿其地夜夢二
白衣人通謁衣冠古雅曉問土人以旁有二賢祠
對屋且漏七星矣遂捐俸錢鼎新之兩夫子皆與
巨卿同扮榆先賢有靈若默借云予未令金鄉時
神先告之及入境更衣即在二賢祠中又若神默
相待也昔人禮賢初至即祀延陵季子或便問徐
孺子所在如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况兩地先賢
千秋不泯可無師友之事桑梓之敬乎祠故在春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城堆久廢改建邑東門外前汝陽趙太宰公撫齊
時檄邑侯商丘楊公鼎修尚朱圯壞予稍新其舊
而以雞黍祀焉仍題數聯以志仰止巨卿故里復
表其里門以比鄭公通德之鄉荀氏高陽之里又
嘗讀水經注云金鄉東南有巨卿冢石柱猶存或
云巨卿冢在嘉祥南二十五里大鼎山前謁祠畢
將往拜之而父老云遺冢歲久蒼莽蒿目不可復
識矣巨卿精靈不磨神遊天上名在人間原非地
下所能埋沒墓之存亡無論也孫卿子曰人生無
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

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范張款款於下泉
非千載之信士乎語曰一浮一沒交情乃出魯子
以交友久而中絕為一費夫水濕火燥鐵子磁母
大丈夫意氣相投一言調合千里神交而世路交
薄如携手過市見利即解携而去往往歲寒之盟
殞越中路幽冥之間多負良友非但死友不可得
并生友亦不可得矣試觀廷尉門前之雀寧如元
伯之鷄巨卿之馬乎予嘗謂今古鷄黍有二會子
路丈人一時泉石之交也元伯巨卿千古金石之
交也天地間皆不可無此一會也金鄉俗既謂以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金山得名而金山昔在金鄉今在鉅野金山亦不
能自主矣彌塗山之精產為名賢金石之心春城
之阜萬古長春在東緡東緡重在汝南汝南重然
則金石之山有時而功金石之心無時而功也即
金山亦謂因二賢得名可也而謂金鄉以金山得
名可乎予天中人幸為金鄉地主遂采金山之石
紀金石之交以告夫共金蘭者

東宮講學疏

明周永春

禮科右給事中臣周永春等謹題為儲教然廢可
虞人情翹望日切懇乞聖明速示復講之期

羣望以隆丕基事臣等竊觀國家之最重且鉅而不容不舉者則東宮講學是已其在今日最急且要而不容時刻少緩者則東宮復講是已乃叩閣之章日上而投石之距彌堅臣等反覆思之終不能得其解也何也主明聖則天下安主昏逾則天下危天下安危之故係於人主而人主明暗之故又係於青宮時講學與不講學此理甚明聖心自徹乃不令皇太子由聖明之途而使之趨昏逾之轍臣等所未解一也皇上事聖母極孝古今所未聞聖母愛皇上必愛及皇上之子誠令皇太子講

學不輟問安視膳之餘皇上問以所讀何書皇太子能縷悉條對皇上必大喜聖母聞之亦必大喜人情不甚相遠孝親惟在養心皇上何不此之為也臣等所未解二也皇上經筵久廢羣臣不敢再請即日進講章徒虛文耳猶曰靜攝日久不敢強之以難也今東宮正當強壯之齡樂此不為疲何久鬱之深宮而不令與賢士大夫接乎臣等所未解三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其所重固自有在今皇上所愛者雖緡也乃以罷稅請者猶或得旨皇上所最愛者太子也乃以講學請者

竟塞耳不聞使人終莫測聖意所向臣等所未解
四也夫上固難測之緘則下抱不解之疑皇上聰
明聖智遠邁百王睿算神謨同符列祖何一旦出
於此哉意者見以為可緩而不知今日最急且要
而不容少緩者惟此一事耳昔者周成王之為太
子也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
康叔與之遊禮樂詩書為之玩目不得閱淫艷妖
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
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
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是故學有

緝熙而不基永保也我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
書充其中延四方明儒教太子分番夜直商確古
今評論文學又御製儲君昭鑑書以賜太子列聖
若成祖之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務本帝訓宣宗之
帝訓憲宗之文華大訓本朝家法又何嘗不以訓
儲為急急也是以聖聖相承重熙累洽以至今日
何獨至於皇上而屑越之也今東宮輟講七年矣
所與宴遊者誰與所與居處出入者誰與不可得
而知也孝廟在東宮時內侍覃吉溫雅誠篤知大
體通書史大學中庸論語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

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
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東宮嘗念高
王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
持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
如此今東宮果有此人乎果止讀孝經乎不可得
而知也而况年與智長習與性成復見皇上朝夕
所經營者不過某稅使進銀若干某稅使進孝順
若干不郊不廟不朝不講不信羣臣不閱章奏不
補官僚不聽臺諫種種敝政而已語曰以身教者
從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又况乎不以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正教也臣等同為近侍之臣誼不容默是用合詞
懇請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深惟社稷久安之計
趣今秋氣漸涼萬無可諉之時欽定開講日期以
慰大小臣工延頸之望不勝幸甚若夫進講之規
講臣自有故事可循而臣等愚見竊有獻焉一歲
之中祁寒感暑往往輟講臣等以為此不必輟也
暑則宜早寒則稍晚自無寒暑之侵一輟恐獻諛
者藉口而玩愒之日多耳是講讀之功宜勤也東
宮官僚固惟詞臣然亦須參以習知民事者如甲
科州縣陞任京官者擇其德行醇良文學贍博者

使之侍從東宮俾其時時陳說民間疾苦開陳既久裨益必多是講讀之官宜廣也再仿古春弦夏誦之義自某月至某月講經書諸史自某月至某月講我二祖列宗儲君昭鑑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務本帝訓文華大訓諸書至各衙門章奏講官擇其有關於財賦兵刑之數水旱外寇之做人品邪正貪廉之辨仍每日於進講之餘一一敷陳務俾通曉而後已我皇上按其講讀之期就中質問以觀其遜志之實及講讀各官勤惰之效是講讀之程宜定也臣等一得之愚如此伏願皇上釋臣等

之四疑察臣等之一得守祖宗之家法綿無疆之丕基將國家有道之長且遠過成周之曆矣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杜太監矯旨疏

周永春

禮科右給事中臣周永春謹題為備監箴法專權矯旨肆虐懇乞聖明即行究處以安陵寢並地事先是承天守備太監杜茂一本為罷斥卑官漏網不悛蓄奸養盜凌弱欺公懇乞聖明大振乾剛以靖地方以重陵寢事奉聖旨劉文藻等肆惡害人着守備衙門拏究懲治欽此以事干陵寢旨下臣

科臣見該監不請會同撫按輒欲自行拏問不勝駭異即欲抄叅送部而該部舊侍郎吳道南丁憂新侍郎翁正春未任是以未便發抄不意該監已擅行拏問回奏得旨矣夫茂種種不法該巡按御史史弼已臚列上陳聖明想已洞悉臣不必贅獨矯旨一節大干法紀罪有不容誅者臣衙門職掌凡旨意下科平常無礙者臣科抄發到部該部據以咨行事理未當者臣科抄叅到部該部執以奏寢未有臣科未發抄該部未咨行而衙門輒有所施行者也今茂再奏云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

八日舍人杜惟禎齋捧旨意公文一道恭備龍亭鼓樂迎至龍飛門開讀夫臣科未及發抄而該監所云齋捧旨意公文一道從何處得來果得之大內乎抑得之該部乎其矯誣之罪可勝誅耶茂之意不過欲盛張鼓樂以炫惑愚民俾見已之威力可以取旨如寄以後恣行威福罔敢誰何而不知天言重於絲綸嚴於雷霆以是可矯孰不可矯竊恐尤而效之繳嚴旨於禁中玩聖主於掌上臣科不及駁正該部不及與聞潰敗决裂安有底極甚哉履霜之漸不可不防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杜茂

速行撤回治其矯旨擅行之罪其劉文藻所犯事
情仍令撫按衙門從實問明具奏則職掌不相侵
越而陵寢重地亦藉以安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
至

金鄉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罕

